

書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西晉

王沈

字處道太原晉陽人魏鎮南將軍入晉轉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

與傳玄書

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御史中丞

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傳子為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玄初作內篇成其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晉書

王沈傳沈為豫州刺史下教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說學閔馬父知其必凶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尺牘亦載此教沈前末直言二教又不見載何也今槩不錄

程曉

字季明昱之孫魏元嘉中黃門侍郎遷汝南太守○古文苑作晉人

與傅玄書

此亦言傅子也曉及沈書恐在魏末

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

初學記

羊祜

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歷征南大將軍

答吳都督陸抗

抗字幼節遜子歷大司馬荊州牧

祜出鎮南夏與吳人開布大信抗都督信陵等諸軍事治樂鄉嘗病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云云抗服之無疑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醜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

漢晉春秋

與從弟琇書

琇一作護

祜為征南大將軍疏請征吳及行病篤舉杜預自代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與從弟琇書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天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自負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為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之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藝文類聚○晉書云既定邊事

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土而居
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

誠子書

祐無子兄子篇嗣侯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
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
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
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
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
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
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
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謫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

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藝文類聚

劉儉 趙寅 劉彌 孫勃

詣杜預牋

羊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卒不得除署故叅佐劉儉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杜預預表請不許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叅同
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
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
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
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

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
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歿勤事始辟四掾未
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
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
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
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
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
依已至掾屬

晉書

杜預

字元凱京兆杜陵人魏幽州刺史
恕子歷鎮東大將軍封當陽侯

與王濬書

濬字士治弘農湖人開府儀
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

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統兵伐吳詔
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暉
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
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
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
書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吳主皓
遂降

足下既擢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
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
都亦曠世一事也

晉書○秣陵
通鑑作建業

與子貺書

預子錫無
名貺者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
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王府
新書

歲終帖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說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米云真

親故帖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

大云具絕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並

化帖○黃伯思法帖刊誤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說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米云真也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此帖米云偽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歷遷侍中轉少府

與王濬書

濬攻吳武昌失守吳主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死戰皓大喜盡出金寶賜與之濬至三山浚與濬書及吳平王渾與濬爭功遂騰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上表自理詔勿推封襄陽縣侯

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晉書

何惲廬江潯人光祿大夫楨子

與周浚牋

浚為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大破孫皓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武昌兵威甚盛惲說浚渾宜速渡江直指建鄴不聽浚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

書賢克讓易大謙允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

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
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
將虧雍穆之弘與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

○動則二句通鑑作既失機會不及於事

蔡珪 汝南人

與弟敏書

初吳之未平周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共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
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

利而忘大備也 晉書

山濤 字巨源河內懷人魏尚書吏部郎入晉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拜司徒

山公啓事

譏脫字
濤太始中為吏部尚書再舉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所向然後顯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郎以碎事
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
也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准皆
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又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以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淳化

又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濤薦選阮咸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用陸亮○世說云山司徒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爭之不從亦尋賄敗

阮咸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

又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

又

四選尚書郎清望號稱大臣之副雍州久無郎前尚書缺傅祗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請以補職不審可復用否

又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

意倘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亾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又云侍中彭權儒素有學義宜太常選也

又

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忠一作誠

武帝詔答

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也

又

侍中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為侍中才

又

詔選秘書丞濤薦嵇紹詔答

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

書郎晉書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

詔答

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

又

羊祐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

否

又

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羊祜體義正直可以整肅朝廷裁制時政

又

臣昨啓太子少傅選事羊祜秉德尚義克已復禮又年尚少可久於其事也

又

郗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郗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

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

京字行宗瞻次子

又

臣近舉汜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沈滯舉爲大臣欲以尉後聞之士

又

中庶子賈模缺東宮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猶宜先德素今選太尉長史劉粹光祿長史周蔚惟加

所裁

詔用粹

又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劉儼陽城太守

石崇參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

又

琅邪王弟三子繇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弟兼庶子

又

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衆議咸以領兵太子守荀寓爲也

又

太子左衛率缺陽城太守石崇北中郎軍司孫尹皆忠篤有文武才皆其選也

又

左衛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

又

太子始之東宮四海矚目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也

又

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孝若有盛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遷此否

夏侯湛字孝若

又

近啓修武令劉納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長吏治民不易屢易爲疑令散人無依仰今者職散中誠自有人言劉納才忠內外非稱臣以爲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用不詔可爾所啓

又

溫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

言

案其資歷悉自足爲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

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又

初濤啓以郗詵爲溫令詔可又啓詔答

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

詔答

君爲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爲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

又

又云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舉郗詵

郗詵志局堪爲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

又

言言派詔 卷三十七
議郎許允宜參廣漢太守選

又

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為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
御史中丞刁攸舊能人不審可爾不

又

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百寮未甚為憚坐治
政事改尚書可也

又

御史中丞周浚果烈有才用

又

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為御史中丞

又

治事侍御史王啓識朗明正後來之俊也

又

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絺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
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 詔曰

又 又太尉掾滿奮樂廣司徒掾何勛劉琚司徒掾官
粹王正劉澹太尉掾劉遐有才事義宰士之雋也

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
者太尉掾樂廣字彥輔司徒掾劉琚字伯瑜王瓚字
正長司空掾王正字士則劉澹字初平征西將軍掾

諸葛

缺

職也

又

衛玠為少府丞甚有頓益復坐賣偷石事免官今太

子

缺

大夫缺不審可參選不

又

游擊將軍諸葛冲精果有文武才擬補兖州

詔答

冲領兵未欲出外也

又

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

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二人皆人

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

又

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叙用其中多有好人

令逍遙無事臣以為略依左遷法隨資才減之亦足

懲戒而官不失其用

詔善之

又

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

農事故也

見晉諸公贊世說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杜氏通典太平御覽通志文獻通考

魏卿帖

書

卷

三

魏卿近至賢子作筆乃能見遺善耳七賢帖

豐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渾瑊寶藏志文續廣志

晉書華陵帖凡不數如吳吏潘守綱令之風以其

華陵卿以缺不凡書耳缺僕

云何使還白王戎七賢帖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為建威參軍

戰國帖廣川書跋七賢帖劉伶作靈謂史容有誤余見梁世自有劉靈善書畫豈是耶

戰國策彼處令取希與之八日劉靈白

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歷散騎常侍

華嶽帖五精一

近聞華嶽有大崩石音缺此不佳也知兆故示向秀

白七賢帖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歷始平太守

裴與姑書

咸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毋喪始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咸借客驢著重服自

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及生子孚與姑書姑答故字遙集仕吏部尚書廣州刺史

胡婢遂生胡兒

姑答書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阮字

別傳○竹林七賢論云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間巷逮咸寧中始登王塗

書言... 卷三十一... 奇醉帖

昨奇異缺醉缺始行好住七賢帖○米元章黃長睿諸人皆以為李懷琳偽作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長子歷秘書郎散騎侍郎

與山濤書

根拔失據託命此別告求矜愍許見賑恤窮人易感

悲喜兼懷承命之後情過挾續太平御覽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歷尚書令拜司空

與山濤書

司馬彪為冀州刺史秀與濤書

彪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北堂書鈔

郝詡

與故人書

詡為安遠護軍與故人書有司奏免秀官詔不問

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晉書

華嶠字叔駿平原高唐人歷秘書監散騎常侍

報國子祭酒鄒湛書

湛謂秘書監華嶠曰閻纘可佐著作

此職閑廩重勢貴多爭不暇求其才北堂書鈔○閻纘傳不云為書

鄒湛字潤南南陽新野人魏太學博士入晉歷國子祭酒轉少府

為諸葛穆答晉王命

雖曰博納虛懷下開

選注○沈約安陸王碑
虛懷博納幽懷洞開

李密

字令伯犍為武陽人蜀太
子洗馬入晉歷漢中太守

與中山王牋

密為河內温縣令政化嚴明中山王過縣欲
求芻蕘薪蒸密引牋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

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

所未聞命

華陽
國志

與人書

密為温令憎疾從事嘗與人書從事白
其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効也

慶父不歿魯難未已

晉書

荀勗

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
曾孫歷中書監侍中守尚書令

答王琛書

王陶丘州人

缺

廟盜鮮卑金頭寶帶十二枚

北堂
書鈔

魏舒

字陽元任城樊
人歷位司徒

與山濤書

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

陰郊誦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毋亾不
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
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或以為城市之內屋
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
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誦
表自理兖州大中

其父爽

正魏舒與濤書

魏舒與濤書

正魏舒與濤書

魏舒與濤書

正魏舒與濤書

郟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為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塋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闕乃閉喪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為作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為疑

衛瓘書

瓘當亦與濤書

凡以意為是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

並杜氏通典

卻詵

字廣基濟陰單父人累遷雍州刺史

與魏舒書

舒領司徒有頃即真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襄州中正尋又稱疾詵時為尚書

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惟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

惜哉

晉書

衛瓘

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位太保為楚王瑋所害

與魏舒書

舒為司徒遜位于時皆有欲遜者或先顯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申喻復還惟舒內定於懷未嘗形之於言瓘時位司空與舒書

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

王隱晉書○唐修晉書忽焉在後矣

頓州帖

頓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闕音敬望想想懷在外累

年始爾得還情甚踊躍且望卅里上領節度明日乃

入奉說欣承福祚得白不具瓘惶恐死罪淳化帖○頓

衛恒字巨山瓘子歷黃門侍郎與瓘

一日帖東書堂一帖云往來者傳卿氣力故佳甚以慰思無期但有長嘆言勞問○偽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為歎欲七日去耶恒白淳化帖

裴楷字叔則秀從弟歷中書令加侍中

與石崇請弟綽書綽字季舒官黃門侍郎尚書校尉

崇嘗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臥崇妾中明且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

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

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耶

宋王回蔡謨贊序○晉書長水校尉孫季高與楷志趣各異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謂崇

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拜侍中中書監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與褚陶書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歷九真太守轉中尉

陶清淡閒默以墳典自娛吳平武帝補臺郎建中校尉華為司空與陶書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

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

岱之寶不匱褚氏家傳○世說云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

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
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
不匱矣不云是書

報雷煥書

煥字孔章豫章人見雷次宗豫章章記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煥言于華以為在豫
章豐城即補煥為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得一
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
阿琢錯文彩翳而未明取西山北巖下土拭
劍光豔照耀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
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賜此劍繫徐君墓
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
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乃報煥書因致華
陰土一斤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
所在煥卒子爽為建安從事行經延平津劍
於腰間躍出憶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爽歎
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所致詳觀劍文真于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

神物終當合耳

雷煥別傳○真晉書作乃何復不至尺牘作可復至否

薦成公綏

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歷遷中書郎

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文士傳作表

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
資秉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
舒之精引之缺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才達學足
以弘遵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搢紳之檢式也太平御覽

暫西帖

得書為慰僕諸悒疾已甚暫西臥歸還乃悉比將念
反不具張華呈淳化帖

孫楚 字子荆太原中都人

薦傳長虞牋 傳咸見後

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

士亦宜然 藝文類聚

謝賜鄣日牋

大恩賜鄣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錫六劍

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太平御覽

與董京書

京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孫楚時為著作

郎數就社中與京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貽之書京答之以詩周道數今頌聲沒夏政衰今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日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如靈組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重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鳥隼遠巢咸以欲死盼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輦願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園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

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 晉書

蔡洪 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至松滋令

與刺史周浚書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
載辭不舉勅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
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
堪榦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
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人也朱
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
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
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
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

暘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

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蔡洪集錄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
時之雋也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
末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
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
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
宇修道德為廣宅劉孝標注按蔡所論士十
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辛曠傳咸答辛曠詩序

與皇甫謐書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詔徵為太子中
庶子議郎召補著作並不應曠與謐書謐答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
進實興聖治故力牧佐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
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
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
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
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
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
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矇登
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
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咸仰南

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沖
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沾步幽山
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卜
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竊謂先生
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奮六
翮于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夷塗紹不世之
洪勲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缺藉之美也

希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

顯顯朝士亦孔其依莫不

遲想載渴載饑我弓我旄禮亦無違企望高岡來儀
來歸其暉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
四方探賾幽深山無逸民水無潛龍爰
彼九臯克量德音茂哉先生皇實是欽

又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
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
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游諮覩未因西望延
企並藝文類聚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自號玄晏先生
答辛曠書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
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款篤

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
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
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
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
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
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
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為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
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藝文類聚

盛彥 字翁子廣陵人吳中書侍郎劉頌為本邑大中正舉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與劉頌書 選注引彥與頌書沙錫垂之產

石蜜遠國之貢味有可嘉至尊以養性 北堂書鈔

束皙 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歷尚書趙王倫為相請為記室辭疾罷歸

謝公曹牋

忝私前主竊任朝右也 北堂書鈔

答汲冢竹書難釋書

其後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 初學記

索靖 字幼安燉煌人歷始平內史累遷游擊將軍與河間王顥戰被傷卒

月儀帖 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草書名武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

正月具書君白大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

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

難將故及表問信李蕙俱蒙告音君白 原本多一蕙字

君白四表清通俊又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

之寄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

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祀想已天飛奮翼紫闥

使親者有邇賴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使時

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數年看塗

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書詒淵詮 卷三十一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偶以恢時佐輦無
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
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
賴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磬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
是康機度推䟽不面踰紀分逼哀塗烏咽良展馳心
投情庶能感應具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莊之勇者武而精
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邁之姿而懷
迷時之志逮明明之來緬不識之響機運稍移人生

若寄願速就濯耀于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
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視精爽馳想登高
長佇洩以隕之不勝勞覲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與子少舊契闊在昔情類好合如彼琴瑟所圖
離別歷載十餘年往者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
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素以熙萬福叙此
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
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踈傾首

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其懃亦見信憶舊裁
 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前情賦今問詠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蒞詢于博採唯賢是務足下
 以神龍之變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
 被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劍歌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
 順節路垂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
 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饑渴之懷故書表問不能
 暢情君白君白與
 君白昔忝同門泣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策三千

之首登堂入室所道之奧雖明響殊品每亦希顏憂
 以垂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墻面無因之積以
 書所敬君白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
 增懷馳心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
 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
 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原本心下有放字

君白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面慊然遲想正以
 逸驥之迹騁于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友信飛沉
 壹殊何緣言懃厚為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凝寒霧降沍塞重喪和氣養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自別澗始忽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果來況德音彌滿耽翫良翰悟味愛慰增慨不勝抱眷裁因白荅言不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年載匪我愆期時違書信

之隆況旨沓密螢以逸諭明以馳驚親愛分齊

寧足下復遠發禮耶停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慶

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又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圖一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從此乖限情經

運候思興感物發言存信洩以流墜足下嚴度同

此懷信更知問君白

董道廣川書跋云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

碑下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然於前書亦異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道竦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殆唐人臨寫者

來東帖

黃伯思云帖本七紙王平南廩每寶玩之永嘉亂乃四疊衣中度江今惟一紙

七月廿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聞不解勞倦信具得

書表知弃去宅及計來東言展有期索靖白

淳化帖○具一

作至表知弃去一作悉知弃云

傳咸

字長虞玄子歷御史中丞兼司隸校尉

言於太傅楊駿

咸為尚書左承惠帝即位駿輔政咸言於駿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

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恠款言豈在多

晉書

與汝南王亮書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位太宰錄尚書事為楚王瑋所害

亮輔政為太宰欲取悅眾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咸為御史中丞致書

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

言言淵言 卷三十一 二十八
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
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
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
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
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
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選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
古以來封賢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
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
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
眾亦何所怒乎眾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

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
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
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
之事宜也

殿中郎孟觀李肇構楊太后父駿于賈后廢駿而東安公繇率眾討駿進封東安王

又諫亮

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之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
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
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
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

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
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
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
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為
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
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
額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
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
惡必將以此見恕並晉書○夏侯駿字長容
又與亮牋

亮輔政以衛權為尚書郎咸與亮牋○權字伯輿陳留襄邑人

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官
官屬東宮官屬前思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
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傳咸
集

答曹志書志見後

英氣泉涌逸藻波騰北堂書鈔

傳祗字子莊咸從父弟歷司徒

與太傅楊駿書

祗為常侍左軍將軍武帝崩梓宮在殯駿輔政欲悅眾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駿不從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

晉書

楊濟

字文通弘農華陰人太傅駿弟有雋才為太子太傅數諫駿不用廢於家駿誅見害

與傅咸書

咸為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因參奏駿意不平惠帝以駿管朝政不問欲出咸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以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咸答之駿誅轉咸太子中庶子○尺牘作王濟非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摠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

破頭故具有白

傅咸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灰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並晉書○云通鑑作有言直作能自作由直作正允作篤當見疾作返見怨疾

答李斌書

此即論前事也類附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願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

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為不去去不吾
又與傅咸書吾為京兆卿心賦此書不合然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為怛然相念杖痕不奈
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煖為佳

蘇治瘡急痛故寄往之

蘇一作酥

傅咸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招罰遐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黜

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為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

於養瘡可數致也

並傳咸集

李重

字茂曾江夏鍾武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

薦曹嘉啓

嘉字

魏楚王彪世子封常山真定王

嘉入晉仕歷東莞太守吏部郎李重啓薦之

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

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

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王隱晉書○志

字允恭魏陳王植子好學有才行封濟北王入晉歷散騎常侍翁魏東平王徽嗣子入晉加騎都尉

羅尚

字敬之一名仲襄陽人

貽衙博書

尺牘作衙博誤

尚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李特及弟流驤等起蜀殺刺史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詔以博為督護討特方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博不從為特所破

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為寇聞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華陽國志

閻式

與羅尚書

元康中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略陽民李特及弟庠流驤天水閻式等流移就穀散在梁益特等聚眾寇掠殺益州刺史趙廞惠帝以尚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催遣流人移還故土特遣式詣尚求停至秋及秋又求至冬式為言于別駕杜弢弢亦欲寬併一年冉與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流人既不樂移盡往歸特自稱鎮北將軍流鎮東將軍式以始昌令為謀主冉苾遣護軍曾元攻特尚遣督護田佐助元竝為

特所殺冉潰圍走德陽尚檄告式式答尚書尚渡郫水以南保廣漢○晉書云特入據廣漢進兵攻尚於成都式與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得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尋誘擊特斬之○杜弢字景文李苾字叔平毅弟

辛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經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羌謂可長爾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初至隨穀庸債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大過迸民不肯延頸受刀其憂在後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末進道令逢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

卹彼過言今辛冉奴亾叔平長遜支分勢解事漸及
已所謂不寤曲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華陽國志

李猛

詒鐵官令毛詵中郎李督書

猛朱提大姓為太中大夫有材幹弟為功曹分當察舉而建寧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不禮猛奪詵等部曲太安元年秋詵督遂遂俊以叛猛貽之書亦逐約應之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首督走依遑耶丘蔡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毅誘殺之

昔魯侯不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
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慙吾郡

降李毅箋

毅字元剛廣漢郡人南夷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

生長夷方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
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
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臯有司華陽

國志

應亨

南中郎長史初學記亨讓著作表自司隸校尉奉至亨五葉隋經籍志集二卷今亾○太平御覽載二歲誤亨為亨尺牘附應璩後非北堂書鈔可証

與州將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
蚌山無逸璞歸數日臥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惠
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時可以勸厲後進亨所

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與
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袁瑋懷帝時為吳興太守盜殺見郭璞傳

與州將牋書鈔載此未全

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
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
罪石碯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
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厝乎盛衰其義
不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總天下賢臣
之所以奉君上士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
公正也可不勉哉並太平御覽

殷襄

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見殷氏世傳藝文類聚載誠子書云晉殷襄又有魏殷襄薦朱倫表鄭樵通志魏章武太守殷襄集二卷太平御覽敘其事在晉豈魏人入晉耶今因附西晉

晉 誠子書

夫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
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誠此
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
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
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
謗先怨禍竝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
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

聞音而識其曲食音而知其其永終吾餘年矣復何
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類聚

直之難味也音爾之木不又然其面音之言何今平
卷步吉凶之變而不銷自具其跡更為救平祖藉此
夫直也音易鼻而難窺其味而難計也姑京吳之封
不傾端于書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

之所贊其其事五音豈變人人晉雅今因州西晉
公親爽爽字云晉親爽又音駿親爽爽未倫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西四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吳丞相遜之孫領父抗兵為

北大都督軍敗以官人孟玖等譖害之

與趙王倫薦戴淵淵本字若思廣陵人名犯唐

若思之巖巖注引虞預

淵少遊俠遇機赴洛船裝遂與其徒掠之指
麾同旅皆得其宜機知非常人遙謂之曰卿
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劍
就之機深加賞異與定交焉舉孝廉入洛機
薦之倫辟除沁水令不就後仕至征西將軍
鎮壽春朱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淵還鎮

京都進驃騎將軍王師敗績為王敦所害○倫輔政引機為相國參軍及將篡位以為中郎書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跡康衢則能結軌驥騶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瓊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晉書

同前 虞預 晉書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賢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騶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至洛與成都王穎牋

趙王倫既誅齊王冏收機等付廷尉穎與吳王晏救理之冏敗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起兵討長沙王又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

就第以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與穎牋
及戰於鹿苑機軍敗績穎收機斬之夷其三
族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

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今

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

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駑闇文武寡施猥蒙橫授

委任外間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陸士衡集

泰山南城人惠皇后父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成都
王攻長沙王以討玄之為名玄之憂懼卒廢后為庶

又

慶雲惠露止於落葉選注機與成都王牋

與長沙夫人書

士璜亾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太平御覽

又與長沙顧母書

痛心拔惱有如孔懷顏氏家訓云機叙從祖弟士璜
死乃言云云心既痛矣即為甚

思何故言有如也當謂親
兄弟為孔懷於義通乎

與弟雲書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作三都賦構思十
年初機入洛亦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
笑與弟雲書及思賦出機絕歎
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此間有一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世說

○晉陽秋云吳人以中州人爲僮○晉書作有
僮父以覆作當以覆酒甕一作酒甕一作醬甕

與弟雲書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
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恠也

又

天淵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株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
果之間輒作一堂

士薺又

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

又

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

此藝文類聚齊

民要術載陸機與弟雲書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種歸

又

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真恠物也

又

聽訟觀東作百丈許廊屋

並太平御覽

又

門有三層高百尺

言洛陽大夏門○水經注

陸雲

字士龍機弟歷清河內史爲成都王大都督前鋒將軍討張昌機敗并收雲害之○一

諫吳王晏啓

國起西園第表啓宜遵節儉制

雲為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啓諫令答之○此篇晉書作諫吳王晏書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慮以先帝遺教

日以凌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閒制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駑闇特蒙拔擢將以臣能有狂夫之言可以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吳王晏答陸雲令

晏字平度武帝子為太尉大將軍洛京陷遇害

欣然作憮然民望晉書作時望

吾以頑弱過蒙殊寵夙夜祇懼忝思先恩承風誠以
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旣在儉約又欲奉遵
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徒右
軍來䟽覆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宮掖故於國作
宅不作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畫圖當
往相示動靜以聞

又疏

臣雲言間一日敢獻瞽言以干聞聽天恩未加咎責
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臣聞有國者不患
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

莫不卑身節欲損已挹情能保其國家今聞百世歷
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蓋衆非天下
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清儉節素自殿下
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皇
帝富有四海賢爲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
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
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祇奉也昔淮南
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爲郎中令從行太妃
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今宜奉用遺制不
事豐厚令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起墓宅發手詔

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西園第宅用功方
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關愚言以補萬一亦
臣繾綣微忠昊天罔極之誠也至被明令聖旨炳然
嘉承至道奉以稱慶不勝下情謹疏以聞

又疏

西園第既成有司
啓觀疏諫不可

郎中令臣雲言前啓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制
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欣憲而
聞屋宇之制既自崇竊聞當復起觀六間既非前
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二
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哲王繼

體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第過
度民歎其勞瘁士譏其過尤謗言未弭而又加以崇
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背世曾未十年而儉德之亾
國爲其首此又所以慷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之
諫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國
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福始况今猶崇
豐侈作爲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者
也殿下誕應運期首建大國固將憲章令典貽範萬
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爲豐奢以示將來子孫
象之又何以能國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之

書言評語 卷三十八
若此其泰進傷奉國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身
損盛德之譽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得
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譏
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昵親朝所
欽重故隱司過之鋒結執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心將
信威明法考制度禮愚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物
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爲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之
物而終爲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惟殿下思愚
臣之言時命有司必省此舉 手權選伏用流汗

令答

中間表作舍先畫圖呈啓間數又五木林榑無他鏤
飾示無乃越法奢靡古今無匹也間外啓作小樓壯
望河東公主園宅自不爲觀故便聽之耳今行者歎
息致朝野之譏耶省奏具意勅毀之

又啓

王卽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講啓宜
饗宴通客及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旣盛德在身又外求諸
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傅夙夜勤禮賓
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聞于耳故知積德廣
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睿應期挺秀聖敬敷
聞輝光日新卽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闕哀故滋

有賓客無接覲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寤寐永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以宜發通客之令使朝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文學披觀文籍坐而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既舉羣望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懷敢以聞

令答

多喪故乃初未與羣官會同比當請師友文學內外官屬也

又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劭天資秀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奧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慷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闡大道永播芳風愚

臣區區敢獻瞽言

令答

尺牘作司馬譚與郎中陸雲令誤譚乃嗣為清河王年十四被害雲為吳王晏

郎中令耳諫晏諸啓晉書已明載二篇又按晏傳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觀與此風疾連動相應也

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為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每識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又輿駕比出啓宜當入朝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卽第日來既仍多哀故聖體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宮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軹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聞臣切所未

安愚以此五日輿駕宜入朝臣聞事君之道苟在盡規知無不為是以愚臣敢獻瞽言

令答

多不快不數朝觀幸恩詔見恕耳五日當入朝也

又言事者啓使部曲將司馬給事覆校諸官財用出入啓宜信君子而遠小人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事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率日決咸南等治書以下無所復司而察錢帛重寶姦吏多情出入之用誠宜使虛實當法以防檢巧偽然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臣以虛薄

忝竊朝右雖質弱任重無益補察至於奉已思勤昊天罔極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德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䟽闇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度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納下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咸等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亂之所興在於小人

得親治之所廢在於君子自替廢興治亂由此而已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必罷此等覆察衆士一付治書則無外之度

光照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啓以聞

所司一作官次

又

國人多兵不法啓宜峻其防以整之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囂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羣小敢肆其暴虐前輿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泰矯稱突關強市民

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
獲僉以泰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
姦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泰依
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
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羣醜虎視競爲暴
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
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
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
嘿未敢多言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
遂頽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

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鉅靡加
而準繩替矣臣忝竊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
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
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賢路退
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惟殿下
哀明愚臣繾綣愚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臨紙
慷慨言不自盡

並陸士龍集

又作歧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
 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
 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
 間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
 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
 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
 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
 可得見也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為相不得有
 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
 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
 雜矣○枚一作林歧一作欵

又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

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唐段公路
北戶錄云

墨為螺為量為丸為枚注引陸此書又引婦人集汲
 太子妻李與夫書致尚書墨十螺按婦人集徐勉撰
 梁前汲太子
 者不見史傳

又此書集誤接前二螺
 下作一篇今正之

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
 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
 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又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殲一箇今以送兄

雲登臺賦序云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按以上諸書其時與兄者

又

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

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祕書中謹啓

集接今送為一篇疑兄上有脫誤

又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為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為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

雲論間在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流行斷絕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間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謹啓

又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為洋洋耳

書言評語 卷三十九
答少明詩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
今重復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
息欲得之謹啓吳文之朴書前對蕭吳文一再嚴對

雲再拜又阿室感曰對省吳文不覺林館常封然下不
雲再拜二祖頌甚為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
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
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
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
祖不得為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游
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

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
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
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
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頌劉氏頌游僊詩惟歲暮賦耳

所失多矣
又

雲再拜兵真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頃觀之正自使人
意惡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
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
之張義元答員淵之回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

水中山石間是人謂回轉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闕之將雄聲泉湧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謚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及至景凌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員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沈驚颺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

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

澄陪俊臣於彫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

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此有韻之文頗

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為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為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率然邪當以此附書後併呈平原後人混寫耳又以頃日極勿勿一段附前書為一爾乃以下別作一篇俱屬錯互聊從舊刻頃日本自為書摘列於後

又

頃日極勿勿病二十當出略通日在馬上此不可諧

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祖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

賴甚不備具如是更白問于中闕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
 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
 省迹思賦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
 之最兄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
 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
 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
 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
 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
 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
陸士衡集

述思賦文賦羽扇賦歎逝賦漏刻賦並載今集詠德頌未見

又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
 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
 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為最
 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惟兄亦
 恕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
 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
 意直說事而已右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

啓

機集有漢高帝功臣頌丞相箴而不載祠堂贊

又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
 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
 相去辯亾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
 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
 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竝思諸應作傳及作
 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
 引述思賦儻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
 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

伯聲兄弟

又 此與前集
作一篇

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
 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
 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
 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謹啓 雲集無
講武賦

又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
 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
 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

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奕爲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爲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遲望不言謹啓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子

患其多按雲此書欲令小省又書云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其微旨頗合篇中論文性往

稱張公者華也○父子一作文子誤

又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弔夷齊辭不爲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言爲高文耳文中自於是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往曾以兄七羨回煩手而沈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

喜霽俯煩習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
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謹啓

又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
種文此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
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
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盛稱

九辯意甚不愛

又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
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
又爲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竝不以快遣信
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
無又間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啓

又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
無次第文章旣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

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
二篇後爲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
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
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
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
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
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
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誅又今結使說音耳
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
之謹啓

又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
吏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竝送之尚未定刊及此信
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
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
復作文臨時輒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爲此故息意
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爲以解愁作爾今
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
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
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今之草今佳

一弘不呼作工謹啓耳

又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為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為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為了南去轉遠洛中勿勿少暇願兄勅所遣留為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

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況乃敢當今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

又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為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

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啓

又

雲再拜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雄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爲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謹啓

又

尺牘節爲二篇誤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勅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

書言淵論 卷三十九
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
惟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
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汜說耳又見作九者
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兄說與漁父相見
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惟見此一人當爲
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
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
願疏勅其處緒亦欲成之今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
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啓

新文又

今又文復未與兄言亦對只祖意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管
可成藏之甚密而爲復漏顯世欲爲益者豈有謂之
不善而不爲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
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
三千餘言旣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
多古今之能爲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
多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已當
報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真更以爲不盡善文
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爲病張公
文無他異正自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

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
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爲功力誨已定敬
長誄意當闡與兄合雲久絕音於文章由前日見敦
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
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
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間視大荒傳
欲作大荒賦旣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異往
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卽意又事業闕

又

雲再拜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

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
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
兄乃有高論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
文今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
所謝故自爲不及諸碑箴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
平彼見人讚叙者當與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
伯略盡識少交當具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
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
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
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

彼見以下
疑別一篇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啓

又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

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爲復差徒爾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今見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胷中成癩爾恐兄胷疾必述作人故計兄凡著此之自損胷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讚叙亦復無幾年歲限之猶當小復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爲乃倉卒遐還猶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不解此意可以不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構作

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為可存錄
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
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
為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
惟為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
如已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徧拂識有此語此語於常
言為佳謹啓

又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玄昔屢聞周侯
至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敦又因

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
毒此兩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
作為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
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為存不棄耳
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
為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為損益之欲令省而
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
小復質之為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

言言派記 卷三十九 一六
聞有賊消息愁憤無賴既冀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
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令
送間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
所言謹啓

又

近得洛消息滕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爲驃騎司
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參軍此間復
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啓

又

雲云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

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
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
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
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
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
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

君苗即前
書崔君苗

又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
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
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

言評語 卷三十一
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
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巍耳愁霖
喜霽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又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
知差前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令定下云靈旆電
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
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
文章亦是爲多然其可覺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
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
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又

雲再拜稔邵周弼竝處事不值免詔甚切甚念之悚
息胡光祿亾宿士可痛含邠還云滔中書散騎竝缺
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啓

又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
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
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
旣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爲作多少然無不爲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爲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

答兄書

高門降衡脩庭樹蓬

選注○沈約彈王源文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謝延年詩幽門樹

蓬藜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

江東梅鼎祚纂輯

晉六

陸雲 三

移太常府薦張瞻書

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

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
德清粹器慮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
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
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
道屬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
虛藏器褻裳襲錦褐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
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佩恨方今太清闢
宇四門啓籥玄網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
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

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
九奏必登昊天之地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龍集○器慮晉書作器思褐
衣作緇衣清廟一作清朝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惟前訓
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
求思自邁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又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慙守以反
側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
懷疑心如結

又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惟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邃道
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
風自託其意繾綣願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
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思復未遠庶免悔吝

宛陵令嚴隱答陸雲書

見前蔡洪書

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
況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
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與戴季甫書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
希少情問闕替申間曠年瞻慕敬想興言反側隆敦
比辱慰誨銜抱豐眷以增愚迹不勝勤企謹及君之
書不以備

隆敦上有脫誤

又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
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
念自脩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
光塵累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
自替聽誨末由瞻企勤戀守以委重表不具今更繼
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竝
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
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
良沈寶積實未重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

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
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季鸞以下
疑自一篇

又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
人竝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才之秋也
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
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為喻分別恨
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

言言評語 卷四
四
微居德履道秉心真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
權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
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又

周安東昔奄薨徂追慕切剝不能自勝勲業弗究早
爾背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
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款列誠念篤終必垂悽
愴王季楊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
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實足爲美器今爲土斷
品還此郡前羣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爲之憤歎人物

遠土彝倫多失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
言意戴彥遠永昌猶爲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安東周浚

又

郭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爲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
高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績一州之高
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
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族思附鳳翼風塵所

集無不拭目

郭訥字敬言仕吳爲蒸陽令入晉久不進陸機薦之

與楊彥明書

彥明會稽人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去苒荏

言言淵記 卷四 五
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常
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饋罔
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彦先 顧榮

又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
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
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未
馱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遨遊
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鬲良會每闌懷想親愛寤寐
無忘書無所悉柯生至未 馱有脫誤

彦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塗尚否通
路今塞令人惘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
不淹民望耳廟堂之士比迹山栖者悲歎豈惟一
人少明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爲資然今
恨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又

彦先相說疾患漸欲增廢深爲怛然行向衰篤疾
來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爲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
一感耳想勲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旣常羸間來體中
亦恒少賴日爾勿勿則堪自力未速待罪會期難尅

情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屢相聞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
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聞其
遂於愬其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
便絕意彥先所一二耳

又

戴會稽如是便發分別恨然一得名一惟當有此君
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真家人若思望之
清才俊類一時之彥善竝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

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叙者公進屈久恒
為邑罔黨方有清塗薄國讓在內中大有好稱此家

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若思戴淵望之卞壺

又

永耀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
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亾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
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亾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
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

雲再拜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吟

近晨風傾匡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玩千周以
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愛在我尤弘每
銜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遙瞻靈丘感
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又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慙有殞
此君公私竝憎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曾勤家宗美者
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又

雲再拜日月運邁一何流速銜哀經變思愈深亾

靈處彼黃塘幽曠在遠之憶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
悠奈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
一兄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徙際公私哀罔曠
離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
分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
悲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又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盛志美令姿可借舉言及
不知心傷也

又

雲再拜國土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遯世立德龍
蜿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晞高蹤越於先
民盛德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嚮馳聲沈淪漂流優
遊上國聆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哲言
偃昭烈於孔堂員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
繼踵亦爲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
下華夏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
或生羌狄或在邊域勲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
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背苦皆未如意雲之
鄙姿志歸丘壟葦門閨窳之人敢晞天望之冀至於
劉雲再拜

又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
壯其烈兼詠之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
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遙德化之囿豈如某者牽
曳瓌瓌世道通明俊又在官焉使晞世之寶久隱岑
崦之山逸景之迹永繫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綸束
帛箋箋排金風於太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綱之大

言言淵詒 卷四
九
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
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叙一雲
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前行陵有小事惟以具聞事已大了猶
以爲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愍然每相見未嘗
不以大人爲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
存思想想令遠分好已爲綢固彥恩復蒙誘掖耳無
因覲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
南之貴寶真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
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思耳雲
再拜

又

雲再拜輒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儻已見
其意耳

又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
緣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

言淵詒 卷四
及亦爲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
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爲之光輔巨仁在此
華亭之望以大人爲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
也雲再拜

弔陳永長書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怛賢弟永曜早喪俊德酷痛甚
痛奈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又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
此凶問卒至痛心摧剝奈何奈何想念篤性哀悼切

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
次雲頓首

又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凌羣光國
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遐遊假樂
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
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况至性何可爲心臨書
鯁塞投筆傷情

又 永曜素自彊健當
別一篇陸集爲一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濶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

言言評語 卷四十一
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
佛何圖忽爾便成永隔衷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
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
淚霑襟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幸
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彊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
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異他
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
悠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璋當光裕大業茂垂勲名奈
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
心破剝痛當奈何奈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扳慕不
及當可爲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
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又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
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
拊心慟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
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計往人到貴

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歔

並陸士龍集

春節帖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爲思面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旣清遠可之經高言人歎之當令征南取之也

淳化帖○高一作亭○米云僞

車永

字茂安

與陸雲書

永白間因王弘季有書恠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爲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

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真自愛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慘慼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旣有短狐之疾又有沙颶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爲愁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鉞成
雲下鉞成雨旣浸旣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
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旣明禮節
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旣畢嚴霜
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罽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
結罝繞堙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
獸不得逸真亢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

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鯪齒比
目不可紀名鱠鮓鮓炙鯁鯪烝石首臠鯨鯨真東海
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
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
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涇渭
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
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
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
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
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

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
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婦上下當為喜慶歌舞
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
言也停及不一陸雲白

希見耳
所未聞

越地形記夏靖與車茂弘
論鄧書其蚌蛤之屬目所

又答陸雲書

永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懽踴躍輒於母前伏讀
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
山海經異物誌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
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懽笑也府君入後月

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

答不復多車永白

附士
龍集

梅鼎祚

宣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一終

裕夫一日與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西晉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歷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上愍懷太子通書

統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太子後竟廢誅

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

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直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

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篔簹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子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

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
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
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
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
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角
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
不亾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
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
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
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

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
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
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
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襍作
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
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
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
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
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
販夫販婦買賤賣賢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

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彛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

晉書

江統

蔡克

字子尼陳留考城人為東嬴公河北從事中郎汲桑攻城陷見害

棗嵩

字臺產穎川長社人歷散騎常侍為石勒所害

上成都王穎疏

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陸機大都督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龍機軍尋敗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超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及超戰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穎使收機弟雲為大將軍右司馬屢以正言忤穎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雲不許機之敗也併收雲統等皆為穎官屬上疏救之穎不納統等重請穎惻然有宥雲色玖催令殺雲○江統本傳統為成都王穎記室多所箴諫 克為穎大將

軍記室

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

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與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竝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墜亾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纍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

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 晉書

祖訥 字士言范陽道人歷元帝軍諮祭酒光祿大夫

諫趙王倫疏

東萊王粲齊獻王攸之子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起義兵趙王倫收粲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疏諫會孫秀歿粲等得免

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

是故鯀既殛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

晉書

張林 常山真定人

與趙世子琴牋

父倫敗收付廷尉誅死

林與孫秀並為趙王倫所用內實相忌及倫僭位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琴牋具說秀云云琴以白倫倫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

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

誅之

晉書

張輔

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歷秦州刺史與隴西太守韓稚戰敗見殺

與孫秀牋

秀為趙王倫嬖人倫篡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事敗被殺

輔為御史中丞時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于秀將繩輔以法輔乃與秀牋秀雖狡猾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

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

晉書

嵇紹

字延祖康之子歷侍中蕩陰之敗以身捍帝被害

諫齊王問書

紹為侍中齊王既輔政大脩第舍驕奢滋甚紹書諫問雖謙順報之卒不能用

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亾竊承毀敗大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 晉書

摯虞 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歷太常卿洛京陷以餒卒

答尚書杜預書

武帝泰始十年揚皇后崩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張靖等議以皇太子亦宜

從制釋服陳逵等議以皇太子無國自宜終服尚書魏舒等奏以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揆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齋斬於別宮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皇太子邪宜如前除服諒陰終制預亦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齋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虞為吳王友答書從之於時外內卒聞預議或謂違禮以合時預使博士段暢撰探典籍以為定證

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禰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

時皆未足爲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
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
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杜氏通典

同前

晉書

唐稱遏密殿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
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
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
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致齊王罔牋

張華爲趙王倫所誅倫敗齊王罔輔政虞乃致箋於罔罔奏復華官爵及所沒財物印綬

符策遣使弔祭之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
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
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
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
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
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歿先聖之教歿而無益者
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歿崔杼之難季札吳
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
所不責也晉書○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
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微爲忤旨惠帝卽位

書言派記 卷四十一
以華爲愍懷太子少傅帝信賈后廢太子華諫曰此國之大禍願詳之后知意堅因表免爲庶人罔攸子

鄭方

字子回南陽處士

獻齊王罔書

罔初與趙王倫相結廢賈后及倫篡立罔起兵討倫誅之拜大司馬輔政大築第館沉湎酒色選舉不均惟寵親昵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方慷慨有志節遂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露版極諫罔含忍答之未幾而敗

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

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歿陳誠

齊王罔答鄭方

罔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以討趙王倫功拜大司馬加九錫

之命長沙王又討誅之

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

並晉書

王豹

順陽人初爲豫州別駕

上齊王罔牋

周為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周驕縱失天下心豹與周晟周不能用書入無報

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疆盛竝

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

賢雋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

新野王名歆扶風王駿子也

重與問牋

前書不報故重致問問報之長沙王又謂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問乃奏豹誅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俄而問敗

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

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雷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

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比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

所限晉紀作所

齊王問報王豹

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

並晉書

孫惠

字德施吳豫章太守賁曾孫辟齊王大司馬賊曹屬從東海王越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

攻殺太守何統奔入蠻中

諫齊王問書

問驕恣日甚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問不納亦不加罪惠辭疾去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躑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

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
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
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
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
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
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
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
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
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
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

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
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
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
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耀義讓之
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
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
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
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纍卵之
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道
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亾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羣下竦

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亾之餘遭陽九之運其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濶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歿賢於生也

晉書

千東海王越書

惠去問及問敗成都王穎薦惠為大將軍記室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擅殺穎牙門將改姓名以遁後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于越越省書榜道求之乃出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

天禍晉國邁茲厄運歷觀危亾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獻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踏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舖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旬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

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扞皇穹無親惟德是
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亾之符察成敗
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
海隅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
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
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
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
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
德玄象著明謫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克明公思
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甘晷之德

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
才渭濱之士含奇謨於朱唇握神策於玉掌逍遙川
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
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
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
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
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沈吟際會
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
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
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

書言派論 卷四十一
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
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
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
士近者歿亾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
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
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歿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
廷之內而無歿命之臣非獨秘之所耻惜乎晉世之
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
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亾在
斯舉矣秘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

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
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
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晉書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

誕字永長吳郡人見前蔡洪書

陸機之敗也并收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
清譽同遇害惠時為大將軍參軍與誕書其
為州里所痛悼如此

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
荼毒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 晉書

同前

機雲別傳亦見文士傳

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

可為悼歎

劉弘

字和季沛國相人為荆州刺史拜侍中開府進號車騎將軍

與劉喬牋

喬字仲彥南陽人

惠帝西幸長安喬時為豫州刺史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距之弘與喬牋越將討喬又與越書又表言宜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及越迎駕還洛陽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

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

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其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

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
之失思崇後信矣

又與東海王越書

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
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
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
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
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
赦射鉤之讐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
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

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
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
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
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
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
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
以康王室竊耻同濟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

之並晉書

劉弘傳弘爲荊州刺史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
捕魚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
并兼百姓無復脣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
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撰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

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按此教尺牘亦載弘傳尚有他教何獨取此也

馮収

薦王接書

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収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原即加禮命接不受

夫駢駟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

竊樂春英之及時晉書

潘滔字陽仲滎陽人有文學才辯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遺王接書

接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滔遺接書接報之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

摯虞卞玄仁竝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補征虜將軍司馬轉臨汾公相國

報友人潘滔書

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

冀有覺悟耳

並晉書

虞聳

字世龍翻第六子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與族子察書

聳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禮敬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

世之取士曾不招末齒於丘園索良才於摠猥所譽

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會稽典錄

山簡

字季倫濤少子歷征南將軍都督鎮襄陽

與王衍書

衍字夷甫戎從弟歷位太尉為石勒所害

蔡克字子尼擢東曹掾少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簡嘗與衍

書衍以書示眾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聞克在選曰山子正人之言驗于今矣

蔡子尼今之正人

晉書

王澄

字平子衍弟歷荊州刺史元帝徵為軍諮祭酒為弟敦所害

與人書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輔之渡江歷湘州刺史

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也

與人稱兒微書

永嘉流人名云澄第四子微王澄別傳云微邁上有父風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並世說○尺牘增云兒微風氣日上

嵇含

字君道蕃子歷襄城太守為荊州司馬郭勸所殺

與羊平書

處士生廝養門拔羣特立

北堂書鈔

下
書卷第四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東晉

華譚

字今思廣陵人歷祕書監加散騎常侍

遺顧榮等書

陳敏破張昌將石冰從東海王越為右將軍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假皇太弟命拜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並偽從之遂據有吳越之地自為大司馬楚公譚為東海王軍諮祭酒遺榮等書責之榮等得書皆有慙色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已為內應遂誅敏○何承天晉書云陳敏之亂吳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潛謀圖之譚不悟露檄四遠極詆其非後紀瞻薦譚為榮所止遏數年不調

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効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竝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耻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

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死葉亦受折擊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諍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穴六品下才欲攝栢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卽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幃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

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
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
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濶引領南望情存
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亾而不能
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
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
諸賢效翼紫庭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河渭
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
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
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

晉書○永長朱誕彥先顧榮公胄表南令伯

與友人松滋令袁甫書

甫字公胄歷陽人歷淮南國大農郎中令

甫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

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
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
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
騏驥之迅足

晉中興書

求退牋

譚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下薦于寶范珽于朝乃上牋求退不聽

譚聞霸王遠聽以求才為務僚屬量身以審已為分
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于木偃息文侯就式其

言言淵記 卷四三
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
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聞
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
食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
晉書

顧榮

字彥先吳郡人歷散騎常侍

與親故書

傳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榮與親故書

傳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

可貴也

與州里楊彥明書

榮為齊王冏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轉中書侍郎嘗與彥明書及冏誅轉太子中庶子

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

不知耳

與鄉人書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

上琅邪王睿牋

元帝初為瑯邪王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時帝所幸鄭貴

士光原萬機榮上牋諫之 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

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

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

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

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

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

叅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

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雋彥思畫今日之

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上琅邪王薦南人士

時南中人士未盡才用榮又言云云書奏皆納之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

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

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

教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

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並晉書○金玉其質王隱晉書作金

相玉質公望作民望才幹作才力膽幹上有加以二字

殷祐

字景元
雲陽人

上琅邪王論顧榮牋

南金

王

晉

王

金

榮初為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
反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敏仍遣其卓出橫
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與卓共謀討敏
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
常侍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
臣格祐為吳郡內史致牋贈榮侍中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及
帝為晉王追封為公

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
郡威逼士庶以為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
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
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

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
寇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
躬當矢石為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為國歷年通寇
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勲茂上伐義彰天下
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
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
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為方嶽杖節
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
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
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

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
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
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同優劣
亦異至於齊府叅佐扶義助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
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
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
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
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

晉書

賀循

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歷中書令改太常授左光祿大夫

與王導書

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宣帝后應共處七室埽中當別處陰室循謹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與導書

代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盛室刁協按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

室

杜氏通典

報虞預書

預爲會稽郡主簿循書云位爲朝右恐未宜稱

楊方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示循循報之遂稱方於京師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

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
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
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
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
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
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
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
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

晉書

熊遠

字孝文豫章南昌人歷太常卿加散騎常侍

上琅邪王疏

自此至衛展上晉王皆元帝也

遠爲瑯邪王丞相主簿時傳北陵被發王

將舉哀遠上疏屬有杜弼之難不能從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
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
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
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
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耻臣子
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
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
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
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

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
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
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
延頸之望矣晉書

奏丞相琅邪王疏

資治通鑑作書

元帝在江東承制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高下無狀遠奏疏是時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

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王者不敢任
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
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
按法蓋龕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

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
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
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
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
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

舊典也

杜氏通典

又

遠轉丞相參軍是時鄧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瓌遠又上疏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
未反園陵逆寇游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

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弼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
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尅用兵之難非獨
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
勲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
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
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旣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
用穰苴燕晉還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
才卽賊不足慮也

晉書

論荀組啓

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領豫州組朝之素

望識了舊典不應處外

初學記

又

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領荊州牧自三代

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

太平御覽

王鑒

字茂高堂邑人歷駙馬都尉補永興令

上琅邪王勸親征疏

鑒爲琅邪國侍郎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王親征之王卽命中外戒嚴會弼已平故止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
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

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
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伯垂盡之餘人耳而百
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
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
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
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
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旦夕也昔齊旅未朞而
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
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
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關

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
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迭死之寇兵
馱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
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
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
重建名將於安成連其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
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
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
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
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

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今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

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於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亾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閒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

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久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

丁潭

字世康會稽山陰人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上琅邪王書

潭遷瑯邪王丞相西閣祭酒時王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

爲國者恃人須才益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旣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後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

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後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晉書 周嵩 字仲智浚次子歷御史中丞為王敦所害

上晉王疏 古八三薄

初元帝作相嵩為參軍及帝為晉王拜奉朝請嵩上疏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坐輕忽朝廷收付廷尉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

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

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

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

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

不應誰敢不從

晉書○震動通鑑作遑遑下云宜開延嘉謀訓卒勵兵先雪社稷大耻副

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此與費詩諫蜀先主意同其論雖美要非逢時變者也

戴邈 上晉王睿疏

建武元年邈為征南軍司上疏王從之始立太學

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

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比
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遊之子未
必有斬將擐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
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
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
以勵風化資治通鑑

衛展字道舒權族子歷廷尉

上晉王論刑書

展為晉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上書王令答之

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

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亾家長斬若家長是
逃亾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
亾逃亾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
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
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
法差簡易

晉王令答

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
堂會議獨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杜氏通典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歷梁州刺史

薦焦保

元康中頽舉孝廉州將留之頽薦同縣焦保州乃辟保

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頽庶免臧文之責

與王導書

元帝為琅邪王加鎮東大將軍頽遷鎮東行參軍典兵法兵二曹與導書

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

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劉琨

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并州刺史進司空太尉為段匹磾所害

與丞相牋

懷帝永嘉元年正月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十二月越自為丞相五年薨

琨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時并土兵荒僵尸蔽地荆棘成林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按牋必此時與丞相

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擁髮徒跣錄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矢十發編草

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豈豆視此哀歎使人
氣索恐孫吳韓白猶或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
率此以殄疆寇玉隱

答太傅府書

懷帝永嘉二年○琨為并州刺史時劉淵在離石琨密離間其部雜

虜降者萬餘落淵甚懼遂城蒲子而居

僭遣使驛離間其部落淵遂怖懼一大於南奔蒲子

雜虜歸降萬有餘落

資治通鑑考異云按時淵疆琨弱豈因畏琨而徙都蓋琨為自

大之辭史因承以為實耳

又

永嘉三年六月答太傅府書○石勒載記曰元海使劉琨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

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攻壺關勒敗秀於白田殺之遂陷壺關懷帝紀永嘉三年七

月劉琨及王彌圍壺關琨使兵救之為琨所敗龐淳以郡降十六國劉淵遣琨攻壺關敗

聰彌一上黨龐惇不能禦

一上下有脫誤

安居走利韓述授首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浹辰之間
名將仍殄

即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續遣

鷹揚將軍趙擬梁余都尉李茂與倚併力輕行夜襲

賊捐棄輜車宵遁而退追尋討截獲三分之二當聰

彌之未走烏丸劉虎構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

彌臣於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輒背聰而討虎自四

月八日攻圍

與丞相牋

劉琨傳云初單于猗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

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懷帝紀云永嘉初猗盧寇大原琨徙五郡居之按此牋是言其事浚時為幽州刺史

昔車騎感猗屯救州之勳表以代郡封屯為代公見聽時大駕在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以封事見託琨實為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即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浚以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為失禮然蓋以救弊耳亦猶浚先以遼西封務勿塵此禮之失浚實啓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舉

為所破紛錯之由始結於此鴈門郡有五縣在陞北盧新并塵官國甚彊盛從琨求陞北地以竝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間既非所制又於琨殘弱之計得相聚集未為失宜即徙陞北五縣著陞南盧因移頗侵逼浚西陞圍塞諸軍營浚不復見恕危弱而見罪責

又

後魏書帝紀云劉琨乞師救洛懷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東海王越以洛陽饑荒不許

琨碩身竭辭北和猗盧遂引大衆躬啓戎行即具白太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聰宜時討勒不可縱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晞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節抑挫臣銳氣臣即解甲遣虜衆歸國

聰即劉聰

勒謂石勒

又通鑑懷帝永嘉五年七月王浚立皇太子

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皇太子

又通鑑永嘉五年九月劉粲殺南陽王模

平昌以九月遇禍世子時鎮隴右故得無恙

上太子牋太子為秦王業即愍帝○通鑑永嘉六年七月高喬郝聿以晉陽降漢晉

書劉琨傳屬龐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出禦之劉粲乘虛襲取晉陽

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即自東下率中山

山之卒竝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

考異云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本傳誤也

與丞相牋建興元年琅邪王睿用郗鑒為兖州建興二年十一月壬寅朔與丞相牋

焦求雖出塞鄉有文武膽幹苟晞用為陳留太守獨

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具兖州刺史

後聞荀公以李述為兖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

日而論至於膽幹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

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以求已與玄構

隙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

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領兖州

事往年春正月遣詣鄴至是斬王桑走趙固云云今

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轉南演今治在廩丘而

李述郗鑒竝欲爭兖州或云為荀公所用或云為明
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亦大潰也輒敕

演謹自守而已

云云現集必有他語通鑑刪之耳

又

傳長安消息主上是秦王

並劉琨集資治通鑑考異引載中多訛逸今仍之

日而又

致裘一領亦達其情耳

北堂書鈔

答晉王睿

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元帝建武元年轉琨為侍中太尉并贈名刀琨答曰

晉書

遺石勒書

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及劉聰署勒領并州刺史幽州牧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勒報書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

將軍發跡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亾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

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賢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夷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基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晉書

同前

藝文類聚

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河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逆宇內所

以一旦敗亾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狄凡十乘釁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況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霧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良主不亦難乎

石勒報劉琨書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晉書

與親故書

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其意氣相期如此○逖字士雅范陽首人與琨為司州主簿並有英氣每語世事輒中宵起坐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晉陽秋○

常一作恒

與兄子南兖州刺史演書

演字始仁琨兄左長史與之子為都督後

將軍被害

前得安州乾姜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置之北堂書鈔○御覽前得安州乾

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與兄弟書

單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檢送太平御覽

書

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藝文類聚未否是書

盧諶字子諒范陽人

與劉琨書

琨與諶父志善諶辟太尉掾洛陽沒北依琨于并州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為石勒所破諶隨琨投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匹磾復以諶為別駕諶憶琨前恩故贈書并詩琨答之及琨見拘匹磾為五言詩贈諶託意非常想張陳鴻門白登之事以激諶

諶素無奇畧以常辭酬和殊乖琨心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諶歸段末波復仕石季龍中書監歸冉閔遇害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厠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縻軀不悔雖微

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
 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
 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
 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
 長號覩絲而後獻欵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
 存念亾觸物增眷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
 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
 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抑
 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
 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

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諶死罪死罪

可庶一作可度增眷一作眷戀○濬哲
 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

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摘朗四岳增峻伊陟佐商

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

加其忠貞宣其徽猷伊諶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

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與廢孰云匪諧如樂之

契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之視險忽艱茲願

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

日如昨忽為疇曩疇曩伊何逝者彌踈温温恭人

慎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和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駉承亦既篤眷亦
 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
 狐趙有與五臣五臣奚與契濶百罹身經險阻足
 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情以體生
 感以情起趣舍同要窮達斯已由余片言秦人是

憚日殫效忠飛聲有漢栢栢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
都濟厥塗炭 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
朝右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相
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恐斯心每憑山海度
覲高深遐眺存亾緬成蜚沈長徽已纓逝將徒舉
收迹西踐御哀東顧曷云途遠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 絲絲女蘿施于松標稟澤洪幹晞陽豐
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颺 纖質
寔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
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先民頤意潛山隱几仰
熙丹崖俯淖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
愧高旨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 福為禍
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不祀釁在勝
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
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
望民

劉琨答盧湛書

琨頓首捐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
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
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性厚薄
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輟張困於逆亂國破
家亾親友凋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
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
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
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
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
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然後知

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昔駱驥倚輈於吳
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
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
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
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國破家
亡一作

家國破亡坐藝文作處分析作離析不能不悵悵耳
恨上有以字百里奚下一有非字○厄運初邁陽爻
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
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
在目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
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藥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
積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咨余軟弱弗克負荷
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于國
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
郁穆舊姻嬖婉新婚不慮其敗惟義是敦裏糧携

弱匍匐星奔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借覆三孽並
根長慙舊孤承負冤竟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
繁縟柔條脩罕朝採爾實夕捋爾竿竿翠豐尋逸珠
盈椀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庭虛情滿虛
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
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
之敬之廢歡輟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
言以暢神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
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光光段
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旌弓駢駢與馬翹
翹乃奮長縻是轡是鑣何以贈子竭心
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並文選

郭元

與兄郭誦書

誦時為
陽翟令

李矩為安西將軍司州刺史與石勒相拒勒
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掩矩營生執矩外甥郭
誦弟元教元作書與誦勒又與誦書餉以塵
尾矩所領將士並欲歸勒因知眾之去已乃

率眾來歸○晉書云賊遣元以書說李矩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弟當何論勒將石生掠河南南矩等大饑通使於劉曜後南奔道卒

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

石勒與郭誦書

賓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為信並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晉書無石勒後

書一

杜弼字景文蜀郡成都人

與柳監軍書柳純字偉淑成都人有名德幹器歷西夷長水校尉巴東監軍

李特事見前羅尚閭式注內

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李士權為汶山太

守而屯故如此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華陽國志○此謂一

作所謂

遺應詹書詹見後

弼州舉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數萬家布在荆湘會蜀賊李驤屯聚樂鄉弼與詹擊破之眾共推弼為主乃自稱梁益二州牧湘州刺史元帝為瑯琊王命王敦陶侃等討之弼連戰失利請降不許弼遺書于詹詹甚哀之乃呈弼書并上言許降宣詔大赦加弼巴東監軍諸將殉功者攻之不已復舉兵反戰敗乃遁逃不知所在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歿亾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

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
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筭不經遠
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歿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
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
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
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
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
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
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
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

王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
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誠信爲
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
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人以爲叛
逆之虜歟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
之筭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
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
寧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
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
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思靜難

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
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
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匡於
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闔掃長
虵於荒裔雖歿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
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
脩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
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
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
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代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

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石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
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
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

晉書○王陶一作其
陶山公謂山簡也

應詹上琅琊王請杜弢類附

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旣優幹事兼美往因使
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
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
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
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

然破湘川實弑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弑
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
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
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圯運之會遇思弘遠猷
故齊赦射鈎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
勳隆一匡之美譽况弑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
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
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晉書

紀瞻

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歷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粉香帖

瞻白昨信來永携今蓋又貧家無以將意今粉二斗
少香所謂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紀瞻頓首

溥化帖○

蓋一作送○黃伯思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跡可判其僞矣

辛炳

與栢朗書

王曠論討陳敏計曰賊今下屯橫江又云復據烏江皆塹壘彭排鹿角步安嚴峻以襲歷陽諸軍炳戍洛時與朗牋

栢振武令下官將千二百人掩襲賊營值天洪雨器
仗沾濕塹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嚴設自四更三
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剋

太平御覽

國之亂至小食和不成

外亦亂也亂則大猶強內亦重難辨最結自囚更三

前遊左今丁官錄千二百人符號知管前天共兩器

與外服書

辛酉

與外服書

辛酉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九 東晉

王導 字茂弘瑯邪臨沂人 歷位太傅拜丞相

上琅邪王睿牋

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傾心推奉 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牋辭鼓 蓋加崇之物 王下令許之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 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 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

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襍朝
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饗
竊名位取紊彛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
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

晉書

上晉王書

元帝建國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歷遷驃騎
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於時軍旅不息學
校未修導上
書王甚納之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
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彛倫攸叙有耻且格也
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

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
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臯而不
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
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
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
道而賢士也人知士之所賢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
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
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教
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卽孟軻所
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

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
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
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于戈日尋俎
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
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
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
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
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
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竝
陳以俱濟者也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陶

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
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
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
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
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柏文之霸皆先
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
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
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修禮之士
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

宋書禮志○治

化晉書作風化德化作德禮嫡子作世子敦素作敦
樸道作風後生惟聞金革之響作後生惟金鼓是聞

風作俗傾危作陽九學校作學業墜而復興下有
云俎豆之儀幽而更彰陶作感大作深改作檢

問賀循書

元帝為瑯邪王將即極位告廟書問循

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情告
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
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
進璽當云何

賀循答王導書

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生初封漢王時羣
臣共奏上勲德承以卽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

論

又與賀循書

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
皇帝為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
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

賀循又答

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卽位大事謁于太祖
故晉文朝于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
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
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

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
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人意以祖宗非一其太廟合
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為斷

古與賀循論虞廟書

元帝初為晉王妃虞氏先亾及追謚為后而
元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疑故比兄弟昭
穆之義

王所崇愔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
知便可得爾不

賀循答書

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為父故於昭穆之叙便居成帝

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為
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
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

又答 導又云戴若思欲於
太廟立后室循答

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既名
稱未極更於事宜為難或謂可立則廟使進退無犯
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
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
所取准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
人情為未安 並杜氏
通典

與從兄舍書

導從兄敦初爲江州刺史永昌元年率衆內向王師敗績以敦爲丞相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及明帝初移鎮姑孰自爲揚州牧暴慢愈甚以錢鳳沈充爲謀主鄧嶽周撫等爲爪牙徙兄舍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養舍子應爲子及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輔明帝下詔討之敦病篤使鳳等率衆三萬向京師舍爲元帥至江寧導時爲司徒遺舍書舍不答敦死舍戰敗父子奔弟荊州刺史舒沈于江

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云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

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

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間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卒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

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計唯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

以為灼怛也

晉書○含子瑜字仲玉應字安期鄧嶽字伯山周撫字道和○抑姦細三句通

鑑作抑制不逞還藩武昌將終作臨終宰相孺子者不作以孺子為之者乎在人作在民不北面三句作

兄乃妾萌逆節

與南蠻校尉陶稱書

稱陶侃子性虓勇不倫歷南中郎將江夏相為庾亮

所收棄市

導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稱說亮當舉兵內向復以亮謀語導或勸導密為之防導與稱書於是讒構遂息

庾亮帝之元舅宜善事之

晉書○庾亮通鑑作庾公

答別駕孔坦辭拜左丞

坦見後

省啓慨然卿在朝無賴端右康濟時務拾遺損益者多矣衆談咸以左丞事要宜須諒直以攝百揆今天下事弊亦是急病讓夷之日豈得已已者矣

北堂書鈔

與從子允之書

允之字深猷導從弟舒子歷會稽內史

允之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父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導與之書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

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

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歿亾略盡子弟零落遇

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

晉書○王戎為太保封安豐侯和嶠字長輿

與從子羲之書

尺牘作與王廙誤○羲之見後

王彭之小字虎狔弟彪之小字虎犢羲之在南導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彭之仕至黃門郎彪之左光祿大夫

虎狔虎犢還其所如

言其真如狔犢耳○王氏譜

與人論周顛書

顛字伯仁浚之子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為王敦所害

顛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叛迎蜀賊
狼狽失據還建康未即得用導乃與人書

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鄧粲晉紀○尺牘
首增周侯二字

王制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斲忘然
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毅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
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

至一作意毅一作
殿大觀帖作殷非

改朔帖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烝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

應下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

下一作不○
並淳化帖

王敦

字處仲導從兄位丞相大將
軍揚州牧以謀逆剖棺戮尸

與劉隗書

初隗以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
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載
淵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隗答之
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

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

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

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

周生謂
周顛

劉隗答王敦書

隗字大連彭城人歷鎮北將
軍都督王敦亂奔石勒為從

事
中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

忠貞吾之志也

並晉
書

與從弟導稱楊朗書

朗字世彥弘農華陰人

朗父淮字始立脩之孫元康末為薊州刺史見世語○八王故事云淮六子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朗第三子

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

子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世說

又與導書

温嶠為敦左司馬謬為密謀得補丹陽尹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都督東安北都諸軍事敦與導書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嶠率眾擊王含破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魏書云敦與導書後自手筆

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

晉書○楊云觀敦與導書如此敦之逆謀導豈不知

益坐觀成敗敦勝則從敦晉勝則從晉千古漏網之賊也其得美名者子孫貴盛彌縫之也

同前

資治通鑑併募生得嶠二句誤為書赤牘引載王云司馬既訛於前楊復承之於後

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蝮節帖

敦頓首頓首蝮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今邑想自如

常比苦腰痛憤憤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頓首頓

首

淳化帖○今邑一作意

衛玠別傳云玠至武昌見王敦談論彌日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世說云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云云晉書悉同惟以阿平作何平叔耳然此非書也尺牘亦載云與僚屬非

王曠

導從弟元帝過江曠首創其謀歷淮南太守

與東海王越書

元帝為瑯邪王拜安東將軍裴劭為長史劭有器望侍中曠與越書稱之

裴劭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

之晉諸公贊叙

王廙

字世將導從弟歷平南將軍荊州刺史

廿四日帖

東書堂帖云得示知四日相見及妙未行○偽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遲想得示知

同云冀何生相見近及不多王廙白

黃伯思云王世將二十四日帖

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

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言月行復

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審媵何如

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

可行瀉瘡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日發與別

惘惘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及書不足白復會日消息

廙疏

大觀帖○淳化帖媵何如別一帖行一作何獨一作緇審一作悉及作反

荀崧

字景猷潁川臨潁人歷右光祿大夫錄尚書事領秘書監

與王敦書

元帝崩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道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時為尚書左僕射上廟號曰中宗與敦書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於此街之而止

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
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
上號中之下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

范堅 字子長順陽人尚書右丞護軍長史

奉馮懷書

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旦何也

馮懷答

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公乎 晉尚書大事

白事大將軍王敦

敦時南閣祭酒范堅白事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廷從

之

伏見每宴會眾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

安今國耻未雪梓官幽遐不應備樂 杜氏通典○梓官謂懷帝

顧和 字君孝榮族子歷尚書令散騎常侍

問訊丞相王導

王敦謀逆兄含為光祿勳委職奔姑孰導詣闕謝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和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

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

體起居何如 世說

與蔡謨書 謨見後

夏侯家言食漿酪猶勝於羹飯耳

太平御覽

應詹

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

薦京兆韋泓

泓喪亂之際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托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為營位至少府卿詹卒泓祀詹終身

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

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

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後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

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

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回稱不改其樂泓

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

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

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

績者也

與陶侃書

十壹

詹遷使持節都督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病篤與侃書

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

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

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固與足下進共竭節本

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

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
多難足下年德竝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
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
將歿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並晉書

卞壺

字望之濟陰宛句人歷尚書令蘇峻反加領軍將軍給事中苦戰死之

上元帝自陳牋

明帝初拜東中郎將壺爲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太子師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

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亾父
往爲中書令時壺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

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
及難流寄蘭陵爲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
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
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
之難不敢自陳軼旣臬縣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
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克元佐榮則
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
壺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
罰壺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亾母張
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

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
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
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
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歧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
諸叅佐竝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
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
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
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

壺父粹中書令為
長沙王人所殺

與平南將軍温嶠書

時庾亮將徵蘇峻入朝壺固爭未可倉卒亮
不納壺知必敗與嶠書及峻反進攻青溪壺

力戰死之子盱眙相
隨赴賊同時遇害

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温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
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
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
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
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
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
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

○並晉書
通鑑

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禽不本出足下數句作本
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
諫止之或當相從
耳○王公謂導

勅書帖

足下佳不朝房郎上獲諸誠文墨至便在舍事許改
愛子紙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見也吾今勅書事令
不發亟付卿發發便密令人傳之壺白溥化帖

劉嘏

尚不與下壺疏

濮陽太守劉嘏與同姓劉疇婚司徒下太常
諸博士議非之嘏以為同姓有正姓有庶姓
有複姓有單姓宜理在可通與壺疏壺以嘏
書示朝賢光祿大夫荀崧答壺云如嘏所執
尚在限內雖遠不可尚在限外不遠可通吾
無以異之王伯與鄭玄高雋弟子也為子稚
賓取王處道女當得禮意于時清談盡無譏
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

辭謂嘏不
應見責

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酆郇文之昭邗
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惑應
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耶則經歷聖人論者或謂魏
巍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以
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
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
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
可以婚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婚以正姓分
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也絕則無繫終則

更始斷可識矣

杜氏通典

陶侃

字士行本鄱陽人徙家尋陽歷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

遺平南將軍荀崧書

杜曾

新野人初事牙門將胡亢甚信任之尋斬亢而據其眾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

與弟五猗

分據沔漢侃時為荊州刺史擊曾師敗曾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侃遺崧書崧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率流人圍襄陽王敦遣周訪討曾斬之

杜曾

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

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

答中書令庾亮

蘇峻為歷陽內史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徵為大司農峻遂反至石頭亮督

護王彰為峻黨所敗侃素有憾於峻至是舉兵赴援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

又

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

移庾亮書

後將軍郭默據湓口反亮表求親征加征討都督率將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亮亮曰元帥指搆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若辭不受

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惟矯然獨為君子

並晉書

北堂書鈔作

陶益答侃

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鍪兜鍪作之巧劫用功殊多

書已同全

卷四十三

十七

戰器不須事此也意謂不如三甲今者逆賊身所服

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兜鍪者猶以有功令賞

其細葛一端太平御覽〇令一作合賞之

與王導書

後將軍郭默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上表討默與導書導答之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至默將宋侯縛默父子詣侃降侃斬默等

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

同前 楊本赤牘所載

郭默殺方州即用方州殺宰相便為宰相乎足下自

謂遵養時晦是乃遵養時賊也王云按史導答書云云侃乃示人曰遵養

時賊也今附於此不知別出何典即用方州去一為字文義不貫

王導答陶侃書

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舩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

時晦以定大事者耶晉書〇通鑑云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居作據

〇加尺牘作如誤〇楊云舉措如此與唐之盧杞李輔國何異史之溢美多矣雖然幸有此處逗漏也王云楊語殊未公茂弘此舉蓋懲庾氏蘇峻之役又未知陶士行意何如耳姑息之政則有之至於輔國脅君幽父盧杞險刻召亂事若冰炭何輒妄擬楊史學不精而輕於持論往往如此王將無琅邪遠胄耶

答慕容瓌書

慕容氏無名瓌惟慕容暉字奕洛瓌有與侃書此當是侃答暉耳

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

不入之盾

太平御覽

温嶠

字太真太原祁人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為王導答薛太常書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永昌初為太常加散騎常侍

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以為七
代制之正也兄弟旁及禮之變也今有七室
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今聖上繼武帝廟之
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為惠懷
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為廟當以容主為限
亦無常數功德之君自當特立以七為正不
限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
則章郡潁川宜全七代之禮今宜為京兆以
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
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為安
驃騎長史温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
言因定先後之禮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
恒所上欲遣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恒
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

温嶠為王導答薛太常書
又荀崧與王導書導答

省示并博士議今明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
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懼所以取譏於春秋今
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
按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為父與兄弟之不
可一耳按魯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
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

是愍帝荀崧與王導書

類附

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此君即父也此為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為疑處也

王導答荀崧

意謂君位未固無復甦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一不以一君為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

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甦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

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
博士傳純議惠懷愍宜更別立廟

答王導書

元帝崩嶠
答導書

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

與謝安論異姓為後書

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

義也並杜氏
通典

重與陶侃書

蘇峻為歷陽朝廷疑之時侃為征西將軍有威名于荆楚又以西夏為虞使嶠為江州刺史鎮武昌及峻反祖約據歷陽與為首尾嶠移告四方推侃為盟主侃初恨明帝之崩不

言言淵詒 卷四十三
預顧命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侃因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登還嶠以峻殺其子瞻重遣書以激厲之於是戎服登舟與嶠等同赴京師討峻平之○侃答嶠二語尺牘亦載作書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王三郡軍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虵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叅栢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
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晉書○所
統至通鑑

作所統軍至 今今日之憂豈
惟僕一州文武莫不云云

與陶公書

奉惠赤角一具及鞞鼓馬鞭鼓角既周軍用馬鞭脫
以周旋玩之于手與之偕老也偃武之日乃當藏之
篋笥耳

與陶侃箋

霧氣過差則君道幽晦並太平
御覽

梅陶字叔真汝南西平人為王敦諮
議參軍歷尚書見永嘉流人名

與親人曹識論陶侃書

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
不能及也晉書○尺牘
皆不能及也

在湓口與王公書

蘇峻勇而無謀兵家所常弊也長廣人釋鋤犁執干
戈何知戰法太平
御覽

書

古人就食於安里今三州米流出門無如今年豐若
以古人用之則累世之儲也此堂書鈔不
言與何人書

荊州佐史

辭詣王敦白陶侃

侃爲荊州刺史王貢與杜曾舉兵反侃戰敗免官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進軍入湘擊

杜弼大破之侃之佐史

辭詣敦敦奏封侃官

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
効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
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尅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
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
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
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
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

杜弼懼來經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
侃卽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
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民塗炭使侃統領
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
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
砦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
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
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
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
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

黜削侃性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惟恐稽遲然
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
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嶠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

晉書

虞預

字叔寧會稽餘姚人歷散騎常侍領著作

與從叔父書

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與其從叔父書卒如預言未

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
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

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
預所大恐也

上會稽太守庾琛記

琛命預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即皆施行

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
歛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
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
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
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塗
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

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為之防

與丞相王導論荀崧牋

蘇峻之亂崧為散騎常侍與導等共登御牀擁衛成帝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累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祕書監薨預為著作郎與導牋請加贈秩不從

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

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為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懼扶持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

晉書○崧為魏太尉或玄孫

楊方 字公回會稽人歷高梁太守

言言
卷四三
為虞領軍薦張道順

領軍虞預○此未詳為牋記否

蓋聞驪龍之珠必沈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

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挺珪璋明達清秀下

筆掩彫龍之文發言吐談天之藻慕西道之陽生希

北巷之顏回若得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鏑必騰躍

天路出觀聖世太平御覽

陸玩字士瑤吳郡吳人辟弟歷遷侍中司空

與丞相王導牋赤牘作陸琬誤

不與而玩詰導導食以酪玩還遂病明日與導牋其輕易權貴如此

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世說○民晉書

僕作

劉超字世瑜瑯邪臨沂人歷右衛將軍為蘇峻所害

保任帖

超歿罪白如命皆令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分處

謹白淳化帖○黃伯思云劉超為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

帝大別其偽審矣

郝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歷司空進位太尉

孝性帖

鑒頓首頓首災禍無常奄承邁難念孝性攀慕兼剝

不可堪勝奈何奈何望遠未緣叙苦以增酸楚鑒頓

晉頓晉帖淳化

前奈何望未終殊苦以創頰焚聖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洞詮卷第初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世說晉書

交州害逐病明

...

...

...

卷一